



● 刘慧心 著

文坛人物剪影



重 庆 出 版 社

文坛人物剪影

刘慧心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重庆

责任编辑 秦树艺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文坛人物剪影

刘慧心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625 插页:2 字数:76千
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860

书号: 10114·217 定价: 0.60元

13

目 录

234-136

风烛残年 童心犹在

——记老作家张天翼……………1

通向世界的作家

——记萧乾……………17

老作家骆宾基……………31

心中的歌

——记女作家、《延安颂》歌词作者

莫耶……………38

二度访萧军……………46

文学使者聂华苓……………58

湖畔的记忆……………68

第一次见到谢晋……………80

他的追求

——访青年导演丁荫楠……………85

问渠哪得清如许？

——蒋大为走过的路……………98

舞台的女儿……………117

天遗松筠劲节留

——访欧阳立微……………127

娥英子……………136

风烛残年 童心犹在

——记老作家张天翼

还是在上小学时，就看过张天翼为少年儿童写的《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和《不动脑筋的故事》等童话。那个整天向宝葫芦要东西、提要求的顽童王葆以及不肯动脑筋，做了许多可笑事情的王大化，他俩活泼的形象，至今还记忆犹新。我也曾做过得到宝葫芦的美梦……

时隔十几年，没想到由我担任了《张天翼选集》的责任编辑，真盼望见到自己热爱的老作家，他给我带来过许多乐趣和教益。

八四年五月，一个晴朗的春日午后，我在北京崇文门西河沿的高层公寓，按响了张天翼家的电铃。开门的

是张老的夫人沈承宽同志，她热情地把我让进了宽敞的客厅。

客厅里有三架大书柜、写字台、沙发、电视、君子兰。墙壁上挂着少年儿童给张老戴红领巾的大照片，还有一幅有趣的碳笔画——张老左手抱着大林，右手抱着小林。

我提出想看看张老，沈承宽同志立即答应，她告诉我张老一九七五年患脑血栓症，不能说话，右手不能写字，现在正练习用左手写字。张老的听觉、视觉并没有受到影响，他的头脑也还同过去一样灵敏。说话间，只见张老坐着轮椅被推进客厅，我急忙站起来，怀着尊重的心情和张老握手。张老满头银发，微笑着点头致意。

当我向沈承宽询问张老今年高龄多少，张老立刻用双手比划着告诉我：“七十七”。

我又问起他们住几间房。张老伸开了左手的五个指头。

没想到张老被十多年的病魔缠身，却还是那么乐观、平易，不失一颗童心。又简单交谈了一阵，为了不多打扰他养病，我亲自把张老推进了卧室。

我不能与张老交谈，只能通过沈承宽了解张老的生平和创作生涯。沈承宽递过来一杯茶，便与我聊了起来。

“天翼是湖南湘乡人，出身于一个士大夫阶级家族，但从他祖父一辈便开始没落了，父亲最后只好携家带口漂流他乡，苦苦地挣扎着维持生计。天翼是兄妹中排行第十五个，从五岁起，就跟着父亲到过许多地方。父亲能写魏碑体的大字，写得很好，由于家学渊源，天翼小时就练习写字，到了十二、三岁，他写的毛笔字就很老练了，不仅能写方正道劲的魏碑体，也能写流利挺拔的行书小楷。有时别人来求父亲写对联或单条，父亲不愿意动笔，就由他代书，别人也分辨不出来。”

“张老是怎样爱上文学的？”

“天翼的父母和二姐都酷爱阅读文学作品，因此他很自然地受了他们的影响。十三岁上开始阅读《说岳》、《杨家将》、《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彭公案》等中国古典小说。在中学的时候，就写过短篇小说。听家里人讲，天翼从小就特别好奇，看见家里来过的人，常常喜欢打听别人一些过去的事迹。他认识八府塘门口拉洋车的，街上杀猪的，阔人家的大司务，店里的小伙计，公所看门的，走投无路的流浪汉，码头工人，女工，兵油子，从湖南老家出来的老乡，沾亲带故的各色人，他喜欢跟各种社会底层的人交朋友，常把这些请到家里，谈个没完。后来写的

《包氏父子》就是拿八府塘的门房父子做的原型。他从小就有意无意地注意积累生活，他熟悉并且关心这些市民阶层小人物的命运，如象果戈理、契诃夫那样，把小人物写得很可悲，很叫人同情，从而引人深思。”

“张老的处女作是什么？”

“天翼的处女作是《三天半的梦》，写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回家以后的感情。这篇文章碰了许多壁，没有得到发表。后来寄给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来信说，文章可以发表，不过某些地方还不十分成熟，鼓励他多写。末了，鲁迅先生提到了笔名，说他所署的笔名，似乎有些破坏文章的严肃，问他是不是可以另换一个。天翼小时候在家里大家都叫他汉弟，他在文章上署名就是“某汉”。收到鲁迅先生的来信以后，他才改成了“张天翼”现在这个笔名，文章就这样发表了。这篇小说的风格和天翼后来发表的小说和童话作品不同，没有夸张的描写，没有讽刺，也没有过多的诙谐，只是如实地表达了当时一些知识青年对于自己家庭的态度。小说的主人公其实就是作者自己，情节也几乎全是真实的。这篇小说，以独特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引起了当时文学界的注意。”

“张老在文学创作上起步很高，他的作品是否一完成就投稿呢？”

“天翼每写完一篇小说，总愿意和朋友交换着看看，后来他和蒋牧良经常组织座谈会，请一些朋友，找一些学生，对作品进行评说，开座谈会的时候，多半在天翼的六姐家，那里的学生多，青年人多，常来的朋友有吴组缃、陈白尘、蒋天左等。座谈的方法是先找一个口齿伶俐的人把原稿念一遍，接着大家发表意见，不是漫谈，也不是泛论，而是指着一篇原稿评论它的内容，从人物、主题、风格、处理手法谈起，一直要谈到这篇作品发表以后的影响。有时候连某些表现手法不高明，某个句子不恰当，也提出来，没有一次座谈会不吵嘴的，一定要得出结论才罢休。尽管天翼当时已是成名的作家，可是他很愿意听取意见，绝不自满。固然，有些意见提得不对，他也要说明，他认为不是自己没写好，就是别人没看懂，二者必居其一，他一定要说明不足之处在哪里，从不含糊了事。”

“张老是多产的作家，过去他一天最多写多少字，创作旺季是什么时候？”

“他年轻的时候写作是比较快的，有时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就写成一篇八、九千字的短篇小说。甚至上午写一篇，下午和晚上或许再开始一篇。那时他家里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父亲在一九二七年以后就赋闲在家，天翼为了维持个人

的生活，还要每月接济家里一些钱，他就拼命写。那时的刊物，除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两、三家外，稿酬都很少，有的刊物还不付稿费。只有集成一个集子出版，才能拿到每千字三元的稿费，如果印数少，免不了还要拖欠。我粗粗算了一下，从一九二九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七、八年间，天翼写了五部长篇小说，九十个中、短篇小说，集为十多本中、短篇小说集，好几篇童话，还写了一些杂文和评论，总计字数大约有三百万字以上吧，这几年可称得上是天翼的创作旺季。”

“从您编选的《张天翼选集》中，我感到张老作品的题材是丰富多采的，他是怎样取材的？”

“很多题材是天翼听别人谈的，当然也有许多是他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观察体验来的。他有艺术和思想的敏感，能抓住尖锐的社会问题。天翼的作品一九二九年一出来，便使人耳目一新。重要的一条是他突破了旧时代那些条条框框，那时他的文艺倾向就比较明显。他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什么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认为这些都是有闲阶级闹的把戏。他认为文学艺术应当是写实的，反映人生，描写人生，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指出社会的光明前途，青年人应该走的道路。他对于当时在青年中间风靡一时的颓废情调浓厚的

小说，不怎么欣赏。天翼的作品反映的社会面比较广阔，中国中下层社会，从城市到乡村，哪个省省晃晃他都写到了。天翼对社会生活有自己的看法，对所接触的人物有自己的认识，他的作品多是淡笔勾勒，重点渲染，他所写的多是从新鲜活泼的现实生活中摘取来的，绝不是主观臆造或概念的框子里得来的，往往留给读者有血有肉的印象。比如在当时反动政权统治下，地方上纷纷建立保安队，原本为了对付本地的匪盗，可无匪可剿时，它就没有了用处，不能自存。所以出现了保安队通匪养匪，以至自身充匪的事。这是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天翼也是听来的，他觉得很有意义，经过酝酿就写成短篇。他擅长把一个人物的性格几笔勾成，故事进展简单明快。”

“《华威先生》是否算张老的代表作？”

“《华威先生》可以算天翼抗战初期写的最好的小说。华威是个很可笑可鄙的角色，并非十恶不赦。在国民党统治区却是到处都有的。他是国统区一种官气十足的文化人，在抗战初期这种人确实不少，天翼用辛辣的笔调，嘲笑挖苦了这种人物，成为人们鄙视和取笑的对象，《华威先生》也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里使一些抗战官僚和“救亡专家”感到惶恐。它在政治上给破坏抗战的社会渣滓以无情的打击，在艺术上更宣告了现实主

义的胜利。因此，《华威先生》可以说是天翼的代表作。”

“张老都喜欢哪些作家的作品？”

“对于十九世纪欧洲的文学家，天翼赞赏狄更斯、莫泊桑、左拉、巴比塞、列夫·托尔斯泰、果戈里、契诃夫。他常说，果戈里的小说和戏剧，如《外套》、《钦差大臣》、《鼻子》等等，情节往往是离奇古怪的，讽刺很露骨，但是看了之后，总觉得他所写的并不是在故弄玄虚，有意地编造出来的，而是人世间所存在的活生生的事实。契诃夫的小说，情节多半平淡无奇，但经过细细咀嚼，就会品尝到其中包含的又苦又辣的味道，使人又微笑，又哀伤。而莫泊桑的小说结构紧密，措辞精练，在写作技巧上具有特长。对于中国古典小说，天翼说得较多的是《儒林外史》、《西游记》。他认为《儒林外史》中描写的正面人物，例如：杜少卿、虞育德、庄征君等人，都不那么真实，矫揉造作的痕迹很明显；描写的反面人物，则多半很成功。如马二先生这个人物的描写就很好。谈到《西游记》，他说《西游记》被一些什么悟真子、玄玄子的人批注坏了，硬要把它挤到宣扬佛家思想的牛角尖里去。其实《西游记》是以神魔鬼怪的故事作为外壳，用夸张的手法，形象的比喻、诙谐的语调，描摹各种世态的一部绝妙的讽

喻小说。另外，天翼还经常谈到清末民初出版的，以暴露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与丑恶为主题的《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小说。他特别欣赏《江湖奇侠传》，说这部小说比较后来出版的各种武侠小说之所以要高出一筹，是因为其中有几个实际存在的人物作为依据，并非完全凭空杜撰出来的，而且行文措词朴实无华，封建说教要少一些。对于中国的现代作品，天翼最喜爱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讲起鲁迅的作品来他如数家珍一样熟悉。”

“人们常说每个作家有自己的风格，您能谈谈张老的创作风格吗？”

“天翼的早期作品，着重点则在于刻画旧社会的小人物的窘相，他以讽刺的笔触，解剖社会，解剖人生，尖锐地鞭挞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种种黑暗，以及统治阶级中各种当权人物的丑恶嘴脸。谴责中有幽默，暴露中见深沉，按照生活的面貌着力塑造讽刺形象，是天翼作品中的独特风格。他被称为“文学漫画家”，能得心应手地勾勒出狰狞、伪善、卑下、猥琐的活人物来。他的名作《包氏父子》、《华威先生》塑造了重大的社会典型，其中有狡诈虚伪的地主、官僚，动摇庸俗的小知识分子，愚昧不幸的城乡劳动者。他的作品从不硬扎上光明的尾巴，但读完他的作品又不会

使人产生消极、低沉的情绪。他在创作上刚一露头，就显示出独特风格，鲁迅先生对他的作品比较欣赏，认为他是一个新起的有前途的青年作家。天翼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前面提到的中国小说现实主义传统对他的影响，以及外国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给他的启发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生活给了他丰富的乳汁。他生长在湖南，耳濡目染的是蓬蓬勃勃的革命浪潮，后来随父到处漂泊，先后做过小职员、教员、记者，接触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对现实有广泛的观察和深入的了解，这就为他的创作准备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从张老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语言也是非常生动、丰富的。”

“鲁迅先生当年要他们在语言上‘不必硬在旧书里讨生活，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天翼正是朝这方面努力的，他坚持采集社会不同阶层人们的口语，提炼成为当时城市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富有自己风格的语言。天翼小说中描写的人物，有工人、农民、教员、学生、店员、商贾、乞丐、妓女、兵士、土匪、恶棍、和尚道士，三教九流，色色俱全。天翼在描写他们的生活时，运用的语言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他们的社会地位、职业特点。其次，天翼小说中的人物背景广阔，有城市、乡村、南

方、北方、内地、沿海，他的作品中虽然吸收了不少长江流域的地方语，但主要使用的是很地道的北方话。他用词不是捉襟见肘，而是游刃有余，语言十分丰富。”

“下面，是否请您再谈谈张老在儿童文学方面的创作和贡献。”

“天翼常说，为孩子们写作是幸福。他在《给孩子们》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要让孩子们看了能够得到一些益处，使孩子们能在思想方面和情操方面受到好的影响和教育，在他们的行为方面或是性格品质的发展和形成方面受到好的影响和教育，等等。这是为孩子们写东西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那么还要——让孩子们爱看，看得进，能够领会。’天翼从一九三二年写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童话《大林和小林》，到一九五六年写的童话《宝葫芦的秘密》，在这二十多年里他写儿童文学作品，就是按照这两个标准去写的。三十年代，儿童读物的状况是怎样的呢？鲁迅曾作了具体的描述：‘新印出来的儿童书，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刻字……’天翼也感到，当时在少年儿童中流行着一些童话故事，不是什么‘从前，有一个国王，有三个儿子……’就是‘兄弟俩，哥哥富，弟弟穷，哥哥欺负弟弟，后来因为有神仙、菩萨保佑，弟

弟变成了富翁，哥哥穷了……’为了反其道而行之，他在《大林和小林》中告诉小读者大林一心要做一个吃得好，穿得好，又不用做事情的有钱人，最后因为没有什么本事，饿死在富翁岛。《秃秃大王》中的‘神仙’是靠不住的，使受苦受难的人们上了当，受了骗。只有象小林、乔乔、冬哥儿那样起来反抗、消灭所有的剥削、压迫他们的‘四四格’、‘秃秃大王’和他们的狐群狗党，才能真正过好日子。天翼对儿童倾注了深挚的爱，对孩子们的生活有深切的了解。解放前，大人和小孩是不能平起平坐的。可是天翼却与许多孩子交上了朋友，孩子们可以无拘无束地与天翼说话、玩耍。有时天翼写东西，孩子们象小猴一样爬到天翼的身上，坐在他的膝头，天翼一手搂着他们，一手写作。当时曾有朋友问天翼，有孩子在身旁玩闹，不影响你写作吗？天翼说不但不影响，反而使我写起来更有兴致。如果不是和孩子们混得很熟，就写不出那些给他们看的童话和小说。解放后更是这样。五十年代初期，经过团中央和《中国少年报》的编辑介绍，天翼认识了一些上初中和高小的孩子们，经常参加他们的队日活动，他们也常到我家来玩，天翼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到他们就打心眼里高兴。孩子们知道我们的一些老朋友管天翼叫“老天”，就喊天翼“老天叔叔”，